

鬼生

鬼生

王春波
著

鬼生

44.572
WCB



生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生/王春波著. - 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0

ISBN 7-5006-3915-5

I. 鬼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3444 号

作者 王春波

策划、组稿 黄宾堂 龙 冬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装帧设计 李鸿飞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@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版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092 1/32

印张 13.25

字数 305 千字

插页 2

印数 1-4,000 册

定价 19.00 元

引 子

女人生孩子如过鬼门关。

清光绪二年，威海卫南边的冯家村有一个女人难产，在炕上折腾三日，横竖不能生下腹中的小孩。接生婆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。最后，那女人魂魄俱散，撒手西归。

十九岁的小木匠冯少民痛不欲生，哀号不止。他头撞墙角，不想再活。幸亏村中的远亲近邻相助，半死的冯少民才缓过气来，却依然要尽活人的礼道。

按冯家的规矩，人死之后先得有人串丧。串丧人是个吹丧曲的艺人，外号叫迷糊，专门主理村中的白事。死人之后，亡者和亲人便得报信给串丧人迷糊，迷糊先去报信给负责给死人穿戴的穿衣人，再进屋子点火烧半锅米水装进陶钵，手持炊笏领着冯少民向村东北面的土地庙报给土地老爷。

迷糊一路上边走边洒米汤水，嘴中还叨叨着唱出亡人的生日和死日两个时辰。冯少民一手捧着木头牌位，一手抛撒着黄纸钱。到了土地庙，他将牌位送进庙口里晃上三晃又拿出来，再烧上一把纸钱。

土地庙不大，只有一人高，面向远处的东海。那海风劲猛，鼓起纸钱在空中散开无数火花。迷糊看看火光极亮，便说：“是个亮星子。她人上了那世，定是个享福的命。”

与此同时，穿衣人已经到了亡者的炕上。穿衣人要给死人穿戴齐整，她一边穿衣一边说些好听的话。大意是说，死了的人到了阴间也要干净利落，也要好好打扮。就是和鬼们在一块也得漂漂亮亮的。这叫送话。穿衣人还得陪着死者坐上一阵，叫做陪身。如此这般，才算尽了穿衣的礼道。死者家人要拿一点钱来打点穿衣人，穿衣人非要不可，否则便是小看了人家。穿衣者一般是上了岁数的女人，女人穿衣自然少了许多麻烦。至少给女人换衣穿衣不必畏畏缩缩，给男人穿衣也没有什么怕看的。

穿衣人穿戴停当了，人殓之前，还应有人前来吊丧，有钱人还可找来吹鼓手吹上一番。或停灵三日，或停灵七日都可。只是冯家早立下规矩，凡是死于非命的女人一律不得吹乐曲，不得入宗坟。如吊死、溺死、奸死、难产等均不得入宗坟，只能埋在乱葬岗。在乱葬岗也不必挖出墓穴，只需拿乱石垒起一个围子来，将棺材下了就是。而那棺材也有讲究，棺盖不可上钉子，还需留出缝来散那脏气。散上三年方能盖棺论定，才能正式入宗坟。

冯少民的媳妇难产而死，算是死于非命，也得如此办理。这样，报庙之后，穿衣人早已穿戴停当，只等人殓了。

可那冯少民却又大哭起来。

迷糊自然知道冯少民大哭的原由，便径直来到村南边的棺材铺。棺材铺掌柜的是冯少五，这人的年纪不到三十岁，比迷糊

小几岁。他身材剽悍，长了满脸的络腮胡，一双鹰眼时时露出寒光，叫人一见便心生畏惧。

迷糊嘿嘿地笑着上前打了个招呼。冯少五听说冯少民的媳妇难产而死，人殁没有棺材，就大叫一声，叫四条汉子抬上一口棺材直奔村东。

冯少民一看迷糊领着冯少五来了，向两人磕上三个头。众人看了也是悲伤。迷糊扶他起来，叫上四条汉子，将他们的眼都蒙起来，立于屋外。若不蒙眼生怕招来血光。

那个专管穿衣的女人便退进屋中，跪在炕上拿笤帚扫那炕边。嘴里还得说上一阵：“少民媳妇哇，我给你穿衣了，上了那世你就有穿有吃啦……”

迷糊和冯少五这才上炕将死者抬入棺中。迷糊哼哼呀呀地盖上棺盖，拿一根粗绳在棺材上拦腰捆上一道，又喊来四条大汉将棺材抬起。

他本来是吹乐曲的，但难产死了的女人不许吹打，他便挑了招魂幡引着出殡的队伍往村南走去。

冯少五跟在他身后也挑着一个招魂幡，一个人打了一面红色旌旗。冯少民扶了棺头呜呜地啼哭，将纸钱一路撒开。

出殡队伍在阴暗的天光下缓缓地向村东南的长生桥走去。

冯少民住在村东的竹园坡上，小屋外面是一片竹林，再向东则是陡崖，陡崖之下便是海了。这一片竹林已有多多年。此处远离村子，孤零零的只一户人家。一条小河从村西下来，弯弯曲曲流入海中。河口处则是一片芦苇丛和一片红沙柳林。此河名叫长生河。

此河是条季节河，天上下雨河里便有水，天旱河也就干涸了。但是这条河连着东海的海汉子，海潮随着月圆月缺，时常涌入河道，因而，那河口总是盈盈地有着碧水，虽然分不出水的咸

淡，人们却都知道此河便是两合水，也知道何时可以喝，何时不能喝。若是有了大海潮，不定何时海水会随着河堤涌上来。

出殡的队伍走下竹园坡，直奔长生河。走近乱石堆起来的长生桥头。迷糊举起猎猎作响的招魂幡一抖，八人弯了弯腰放慢了脚步。

此时，河堤下面忽地冒出六条大汉。为首的一位腰圆膀阔，只穿一件无袖绸衫。此人便是冯家村村主的长子冯少天，在村中他可以说是第二个主子。那五个人一律挥着木棍，个个咬住辫子盯着出殡的队伍。

冯少天手握钢刀，劈出一股旋风，又将钢刀横在面前大吼一声：“不准过长生桥！”

迷糊一怔：“冯家还有这么个规矩吗？”

冯少民一见这阵势，打起了哆嗦。那抬棺材的八条汉子也大汗淋漓，两腿发抖。

“挺住！”冯少五断喝一声。

冯少天吼道：“娘的，这是个丧门星！俺老婆也在家生不出孩子了！有个半仙说这村中有妖气傍晚从长生河经过。这不是妖气又是么？”

冯少五愤怒地大吼一声：“走，过河！”

冯少天恼羞成怒地一挥钢刀，刀光闪闪，一阵冷风从头上掠过。

冯少五握紧招魂幡冷冷一笑：“少天，长者为尊，死者为大，这个道理你爹没教你？村主一家怎么会这么不入事理？”

冯少天恼火地盯着冯少五：“俺的话就是家法。滚回去！”

冯少民抽泣着喊道：“少天大哥，咱可是一个老太爷子啊，说么也算是一个冯家人。你行行好，叫俺过去下葬吧，俺给你磕头啦。”

冯少天与那五条大汉立成一字，个个杀气腾腾。

几个抬棺人个个发抖，一齐看着。

迷糊一阵心焦，又怕事情闹得大了，他歪着头笑道：“天地良心，这都是冯家的事，何必较真？再说，和个死人论的么理？你是村主的大少爷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你晴天白日的挡黄泉路，到底是图得么呀？”

冯少天一挥手吼道：“这个娘儿们难产死了，祸害冯家的门风。”

迷糊猛地将招魂幡插入土中，双腿跪在河堤之上，向西南灰紫色的天空喊道：“老天爷，你给评个公道吧。这冯家家规就是长者和死者为大，可如今为什么叫不孝之子坏了规矩？这真是天理难容啊！”

冯少天怪叫起来：“想过长生河也罢，拿来买路钱。这阴阳界不是谁都能随便过去的！”

那五条汉子也嚎叫着挥起了木棍。

此时，半空中打了一道电闪，陡然响起一个炸雷。

冯少民跪下来求情，冯少天大笑着叫道，如果他交出竹园坡的地契便可放行。

冯少民看看迷糊，知道迷糊也无法和冯少天抵抗，便要回去拿地契。

又一个闷雷响起。随着雷声，一条汉子自远处跑来。他尖着嗓子大声喊道：“大哥，你敢挡死人的黄泉道？你真是急着死了！快家去，大嫂不行啦，也是生不出来……”

冯少天一愣，脸色惨白，大汗淋漓。他将钢刀一摔，撒腿就跑。

迷糊一下子跪下来，向南面磕上三个头，泪流满面地说道：“老天公道哇，公道哇……”随后，他又转过身说，“少民兄弟，咱

上路吧。人行阳关道，鬼行黄泉路，这是天理呀。谁能破了天理？”

见几个抬棺材的汉子摇晃着正要放下抬杠，迷糊爬起来喊道：“不能放，老天给咱一条大道，咱快过长生桥吧！”

冯少民抹抹眼泪，又放声大哭着撒开纸钱。抬棺材的汉子们便挺起腰杆，踏上乱石桥。

汉子们立得时辰长了，腿劲不足，加上河中乱石不平，步子也就更走不成形。那棺材本就薄，经这几人一歪扭，扭得棺身嘎嘎作响，棺盖也错开一道缝。

一个汉子怪叫起来，说棺材里有只手直抓。说着便要摔下杠子。

迷糊忙叫众人别慌，上去将棺缝推严，说：“咱千万不能放杠子。一放下，这长生桥就成了坟地，还叫不叫人再走啦？咱不能干这种事，豁上命也得抬过去。”

冯少民又撒开纸钱，那黄色的纸钱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中漫天飞舞，又落入长生河的波涛之中，一路流泻，汇入东海。

那一天，东海浊浪滚滚，迎着河水上涌，一直涌到长生桥，在石桥面上撞出一片碎浪。抬棺人只得踩着乱石蹚着两合水过去。等到蹚过河去，半截棺身早已被水打湿，向下流着混浊的水珠。

村西北有一条山沟，就是乱葬岗。那里尽是乱石野草，野坟遍极且没有竖碑。黑色岩石之中，横着一些被野狼野狗吃剩下的白骨。

到了乱葬岗，那里已有四条汉子用石头垒成个马蹄状的石圈。迷糊举着招魂幡走到石圈旁，他绕着圈内走了一圈，又绕着圈外走了一圈，呜呜呀呀地说了一番话，才转身叫四条汉子将棺材抬进去。棺材放进之后，迷糊叫冯少民将马蹄口子堵合了。

迷糊抱起早已备下的秫秸在棺顶铺了两层，再撒上黄土，压上几块碎石，又将招魂幡竖在石缝里猎猎飘抖。

埋葬停当，冯少民摸出火石擦出火星来，吹燃了黄纸，点着纸牛。烈烈火焰中，他跪在假坟前呜呜地哭着磕了三个头：“花呵，俺给你磕头啦，你看没看见？俺没有大本事，等到俺有出头之日那一天，俺就花大钱给你置上口好棺材，叫你在阎王爷家里也体面哪……”

他拿头去撞石头，拿手去抠石头，假坟晃晃悠悠摇动不止。

迷糊拖他起来，并一直把他拖到家中。

冯少民进了家门还是大哭。帮忙的娘儿们将火烧起来，煮上一锅面条让抬棺材的人吃下。冯少民不吃，等到众人走了他还是蹲在地上发愣。迷糊劝上半天也无用。

冯少民从炕席下面拿出一个紫红色的四方木盒，跪在迷糊面前说：“迷糊叔，这是祖上留下的房契和地契，今天就归你了。这三间破屋也没有什么东西啦，你别嫌弃。”

迷糊一阵慌张。冯少民发誓要离开冯家村。迷糊悲愤难当，劝他留下。

冯少民去意已定，他说：“要是过三周年的时候俺还不回来，你就弄个石头块子竖在坟头，就当俺也死了，来陪着媳妇。”

迷糊见冯少民主意已定，不再劝了，但他说什么也不要房子，叫冯少民拿走契约盒。冯少民执意不拿，只带着一个包袱上路。

冯少民星夜出走，迷糊送到村外。二人洒下热泪，在东海的沙滩上分手。

半夜时分天空飘下小雨。

次日早上，天寒冷之极。海面浊浪翻滚，岸边朔风劲吹，长

生河水浊浪滚滚，透出初冬的寒峭。这天正是十月初一，是鬼节。鬼们过节，自然得天昏地暗。

五更时分，迷糊蹲在地上，拿了个铁杵子在那黄纸上杵一个圆痕，这便是打纸钱。

屋外闯进一个人来，是守冯家家庙的冯二宝。他进来二话没说，拖着迷糊就直奔村南边的乱葬岗。那里立了不少人，都在向西边望着。

二宝指着冯少民媳妇的坟说：“你去听听，里头有什么东西叫唤。”

迷糊走近假坟，蹲下来侧耳细听。棺材里传出一阵吱吱的叫声，仔细听去听出是个小孩的哭声。

迷糊一怔，大声喊道：“里头有活人啦，赶快来人扒棺材呀！”

二宝和几个上坟的人一齐涌来，迷糊大吼着掀去棺材顶上的乱泥乱石，又将棺盖连同秫秸一起掀下去。他探头一看，一个血淋淋的小孩在女人光着的两腿间啼哭，肚子上还拖了根血红的肉丝。那女人血色全无，两眼紧闭，双手却举在胸前，手上的血已经黑了。迷糊仔细看着，棺壁两边尽是一个个血红的手印。迷糊喊正在上坟的穿衣人冯少五的媳妇双芹，叫她赶紧给冯少民媳妇穿上裤子。

这女人弯腰折腾一气，抱出一个小孩交给迷糊说：“大人还是个死的，小孩活啦。看，还是个小子。唉，少民媳妇也真是难为人哪，她是人还是鬼？”

迷糊脱下青衣包起血淋淋的孩子，流着泪说道：“冯少民，你不该走哇，你有儿子啦！咱冯家又多了一条根哪。天哪，老天有眼呀……”

少顷，他趴在棺材旁边看了一眼，全身哆嗦起来，跺着脚喊道：“少民媳妇哇，俺不该把口子封上，俺要是开个大口你也就活

啦！”

二宝尖着嗓门喊道：“赶快封棺，快别叫鬼气出来！”

几条汉子一齐扣上棺盖，四下散开。

迷糊揣着孩子直奔家中而去。迷糊跑得火急，在长生桥上踩翻了一块乱石，他连同小孩一起跌入河水之中。小孩在水中一起一浮，四肢乱动却不沉下。迷糊大叫着扑在齐腰深的水中捞出小孩，一看还能喘气便大笑起来。小孩却哭个不休，迷糊将小孩贴在怀里，躬着身猫着腰大步奔回家中。

进了家门，迷糊拉过炕上的破被连铺带盖将小孩卷上，推入炕里。忽地，他又想起得给这小孩找口奶吃，便抱着他向外跑。岂料，找了两户人家，人家都不敢给小孩喂奶，说是害怕招鬼。他便又想起了双芹。双芹倒是想喂，只是她身上没有奶水。她刚刚怀上孩子，岂能不生便有奶水？

冯少五便抄着头发急得乱骂一通。

双芹也是大骂，骂了一阵便叫迷糊先将孩子抱回去，她再找人想想办法。

迷糊将小孩抱回去，抓了一把小米点上火煮着。小孩在炕上哭声大作，迷糊过来一看，小孩蹬开被子，亮出粉色的身子，四脚朝天哭个不止。迷糊正要将他翻个身，却看见他后腰上有个红色的胎痣。

迷糊笑了，他对着孩子说：“小子，你该是个有福的人，可谁知道你生下来就这么难？”

迷糊眼泪汪汪，又去烧火。

等到米汤水开锅，炕上的小孩哭上一阵不再哭了。迷糊端了半陶碗米水走到炕前，正要去喂，却看见小孩歪了头正在吸自己的小手背，手背和手指缝里尽是血迹，小孩早就吸出几个粉红色的圆点来。迷糊拉下那只小手，小孩扭着脖子哭起来。迷糊

拿过米水用手指蘸了往小孩嘴里滴上几滴，小孩歪过头不要，还是哭。哭了一阵，那小手又弯到嘴边吸起来。

迷糊怔了半天，一下将碗摔成碎片。他咬着牙，嗷嗷地叫着握起一把菜刀，他把手放在炕沿上，用刀尖在中指上一戳一挑，剝下一块肉丁。血水立时涌了出来，未等血流下指头，他便放在小孩的嘴皮上让他吸。小孩吸上一阵，嘴里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。

迷糊不住地挤压手指，挤得血水汨汨地流。小孩吸上几口歪着头咳上两声，又扭头吸起来。直到中指的血不再涌出，只冒淡淡的血水时，那小孩也不吸了，打了两个饱嗝，手脚放稳，歪了头睡去。

迷糊收回手来，面色铁青地盯住小孩说：“小子，你是人是鬼？要是指着喝人血过活你可就是个鬼啦。唉，你是个鬼，俺又是专门送鬼的东西，咱俩可真是鬼到一堆啦。嘿嘿。小子哇，咱就将就着混吧，鬼就鬼吧，还算是有人害怕。”

“这就是个鬼！”屋里突然响起一声断喝。

迷糊转头一看，冯少天挥了钢刀站在正屋灶前，身后还立着五条大汉，人人握着木棍，一脸的杀气。

迷糊吓得哆嗦一阵才说道：“俺当是真的来鬼啦。大少爷有何贵干？”

冯少天大笑道：“替天行道，斩除妖魔！”

迷糊惊骇地撑住门框。那冯少天大声吼叫，非要杀小孩。

迷糊涨红了脸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少天，人得行好，不行好可不是个人。这小子是少民的后人，也是冯家的香火，你为什么要斩杀冯家的子孙？真是天理不容！”

冯少天挥了刀说：“这是个妖怪。俺老婆夜来生了个闺女，原先小神仙说是该生个儿郎，这不是妖魔作怪么？你这从棺材里爬

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丧门星是么？来呀，伙计们，上炕拖下来剁了喂狼。”

几条汉子正要动手，门外旋风般卷进了一条大汉。此人便是冯少五。他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木匠铲刀直冲而入，他挡在众人面前厉声吼道：“谁敢动？老子就铲他个透眼透。”

几个家丁哪里敢动，冯少天想吆喝，可是一看冯少五血红的双眼，知道他的厉害，便噤住嘴，后退几步。

迷糊看看要出事，便告诉冯少天，他答应将房子和三亩地送给冯少天。冯少天这才罢手，得意地领着众人走了。

众人走后，冯少五怒火未消。

迷糊又跪在炕上，面对满嘴是血的小孩怎么看怎么觉得怪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你既像个老头又像个老婆，生来就是个老相，就是个死相，这是个么理？”

冯少五看看也说是。

迷糊又说：“唉，小子，你叫个么名呢？你得有个名，对，你得有个名，叫个么好呢……今儿是鬼节，你又是鬼生下来的，你就叫鬼生吧。好，你就叫鬼生。鬼生，鬼生，鬼生呵。”迷糊抱起鬼生贴在胸前，滚下一串热泪。

冯少五将铲刀砍到身边的碾子上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总有一天，俺得先给这个冯少天打上一口棺材！”

鬼生哇哇大哭，迷糊将自己的手指又切开一个，将血水滴进鬼生的嘴里。

冯少五一看便大叫一声，全身发抖。抖上半天，他战战兢兢地将自己的手也伸了出来，拿菜刀将一根手指斩破。鬼生喝着冯少五的血，冯少五浑身发抖，手指头又疼又痒。

迷糊听说又疼又痒便说道：“少五呀，怪了，疼就是疼，你弄么还痒痒？真是怪了。”

那一日，冯家村出了个妖怪的传言，一阵工夫便传遍全村。传言很是离谱，说那妖怪生来就吸人血吃人肉。因而，等到双芹去寻女人奶水时，谁也不理，还关门闭户不许妖气进家，更是不给一点点奶水。

鬼生啊啊地又哭，迷糊看看手指不再出血，肿胀地只是流黄水。他说：“你这鬼生，下回该啞俺的脚趾头啦。你个鬼，俺身上的血都叫你啞光了。”

冯少五和媳妇双芹来到迷糊的小屋，三人只得商量如何发落鬼生。商量来商量去，只好将鬼生送到鬼生的二舅家中。双芹知道鬼生的二舅母刚生了孩子，正有奶水。她望着迷糊的手指头心疼不已，又埋怨他不该喂鬼生人血，害怕他喝了人血，将来真得变成个喝人血的魔鬼。迷糊便嘿嘿嘿嘿地笑上一气，说：“冯家真有人成了个鬼不也是光宗耀祖？”

三个人星夜来到威海卫城东的杏花村，找到了鬼生的二舅。

鬼生的二舅是个小生意人，卖些干鱼、干虾和小百货。他听了双芹一番话，望见鬼生一时慌了手脚。他二舅母也不敢抱鬼生，害怕了半天。好在还算是亲戚，总算留下来了。

迷糊跪下直磕头。弄得鬼生的二舅挺为难。

他说：“鬼生净是些好爷好叔，俺说么也是他二舅，是真正的亲戚。俺家的孩子，俺不管谁管？”

鬼生的二舅母听后只是笑笑，闷头不语，望着鬼生发呆。鬼生哇哇大哭起来，他二舅母拉开衣襟，将一个肥大的奶子堵住了鬼生的小嘴。

迷糊心中一喜，拉着冯少五和双芹走了出去。

从此，鬼生便找到了一个可以活命的地方。

鬼生有了活路，迷糊便在鬼生家的竹园住下。他为鬼生的母亲烧了三七。

到了五七那一日，村中出了大事。那天，冯少天一家人坐了马车上文登城看京戏，不想路上遇到劫匪，将一家五口杀尽。村主大怒，动用威海卫守备盘查半年，却无法找到凶手，此案也就成了无头之案。

